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太史公

史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

曰

余

讀

功

令

於

令

即

今

之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

索隱案謂學者課功著之

至於廣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

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

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

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

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集解

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

師傅卿相索隱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集解駟案仲尼弟子

列傳子路死於衛子張居陳正義今澹臺子羽居楚正義

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今子貢終於齊

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

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

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

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

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院

術士正義顏云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愍儒鄉溫陽西

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

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餘人乃密種

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

二

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

集解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耐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

適戍適音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

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

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

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

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

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

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

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顏云陳豨盧縮韓

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

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

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

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

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集解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

申公名音扶尤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

乾隆四年校刊

於燕則韓太傅

索隱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索隱

按張華云名勝

言禮自魯高堂生

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

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言易自菑川田生言

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

索隱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

於趙自董仲舒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

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

三公

集解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

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

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

言

正義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

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

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臧

集解駟案漢書百官表孔臧也

博士平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

正義校教也

殷曰序

正義序舒

也言舒

周曰庠

正義庠詳也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

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

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上音時雨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

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計計吏也偕俱也謂

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

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

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

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

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集解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

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

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案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

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

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

郡屬索隱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

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

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晉書申公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于魯南宮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

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玄呂太后時申公游

乾隆四年校刊

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集解徐廣曰楚元王

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戊不

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

集解徐廣曰腐

刑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

集解徐廣曰魯恭王也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

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

傳

案隱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

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

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

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

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

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集解徐廣曰馬車

至見天子天子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

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

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

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

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集解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周霸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

六

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內史

索隱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

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

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

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

生日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

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

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

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轅固生日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

是景帝日食肉不食馬肝

正義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

渴死殺氣為毒也

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

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

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

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乎

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

律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

河王太傅

集解徐廣曰哀王乘也

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

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

集解徐廣曰薛縣在菑川

側目而

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

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

子也

韓生者

集解駟案漢書曰名嬰

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

為常山王太傅

集解徐廣曰憲王舜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

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

受之

索隱賁音肥

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

孫商為今上博士餘文食亦常帶豨土息限歸醫之以

伏生者

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

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

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

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

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

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集解駟案漢書曰字

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

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

子都養

索隱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及羊灼烹為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

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

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

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

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

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

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

集解徐廣曰元狩元

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

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

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

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

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

滋多於是矣

索隱案孔臧與安國云舊書潛於壁室歟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

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讎古篆隸推

其書以定五十九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

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

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

容索隱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

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

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

弟子公戶滿意索隱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

單音善單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集解徐廣曰屬山陽

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

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案商姓瞿名孔子卒商瞿傳易六

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

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

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駢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

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

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駢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

自移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

楊何索隱案田何傳東武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

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集解徐廣曰臨菑人

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

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案仲舒事以春秋災異之

乾隆四年校刊

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

子集解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

竊而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奏之集解徐廣曰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一作茶亦音舒

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

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

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

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

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集解駟案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

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

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集解徐廣曰殷

一作段又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

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

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

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一

致理鴻猷克贊

用董仲舒中論天子受香蘭刻辭大觀以如忠

難立五主為嫌梁春煇自公將與晉日書集其其

對齊之言春煇皆受他母也公將與亦願受

附母也

董董中書各武則公羊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董仲舒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

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

怒詈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駟謂比儒

生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

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尚書○臣照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國祖藏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由景漢之太史

令司馬遷撰史記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集解孔安國曰免苟免也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集解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

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案隱案鹽鐵論云然秦法密於凝脂

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案隱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

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而為圓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觚方案隱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圓謂除其嚴

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為朴案隱應劭云削珣為璞也晉灼云周弊也斲理周弊之俗使反質樸

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集解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

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

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集解徐廣曰屬河東案隱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括地志云故楊城

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

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

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

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案隱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

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

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

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

重郅都濟南矚氏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痾病也索隱荀悅音閑鄒氏劉氏音並同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集解徐廣曰髀脚戰

也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

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

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

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

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

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案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

都免

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

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

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

案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

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

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

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

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皆共

寧成者

集解徐廣曰寧一作寧

穰人也

集解徐廣曰屬南陽

以郎謁者事景

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土操下如束溼薪

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帝昭曰滑賊任威稍遷至

言急也案隱操音七乃反操執也

濟南都尉正義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案隱數音皆步

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

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

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百官

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各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

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徒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

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案隱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鉗也

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

貫貸買陂田千餘頃案隱貫音食夜反貫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

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案隱當毋罪善不受賦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集解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由以宗

家任為郎案隱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

文惡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

均茵伏集解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

均茵軾也謂下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

權相告言罪索隱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

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潁人集解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音胎故潁

穰所封漢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郃國后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若京用廉為令史事

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

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

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集解徐廣曰論

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集解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

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

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集解蘇林曰謂傳囚也爰

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為讀狀

論其報行也索隱常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變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

乾隆四年校刊

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集解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

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父死後湯為

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集解徐廣曰田勝也

母弟也武帝始立集解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集解武帝母王太后之同

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

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集解駟案

日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

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

陵之尉也韋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

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

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

拘守職之吏集解蘇林曰拘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

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

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

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

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集解韋昭

始為小吏乾沒集解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

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與長安富

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集解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

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傅乃請博士弟子治尚

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集解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

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土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

繫令揚主之明集解韋昭曰在板繫正義按謂律令也

廷尉法令決平之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

揚主之明監也奏事即譴湯應謝應一作權鄉土

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因為臣議如上責臣臣

弗用愚抵於此集解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

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

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

也罪常釋聞日聞矣駟案瓚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

是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

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

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集解李

見上口言之於是往往釋湯所言集解李奇曰湯口湯

欲與輕平也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

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

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

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

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

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

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狩二年

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

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

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

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

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鋤策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

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

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集解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

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

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

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

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

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

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

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

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

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

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

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

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

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集解徐廣曰以利交及湯

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

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

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

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

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

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

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

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

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集解

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

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

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集解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

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集解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

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朱買臣吳人也此時

蘇州為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

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

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

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

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

為禮買臣楚士正義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為朱買臣為楚士

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

短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

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

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

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

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正義言曰湯且欲奏

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

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

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

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入輩簿責湯集解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

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

盜集解徐廣曰剽音扶名反索隱說文縱有姊姁索隱李奇

音吁孟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

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

縣治敢行少蘊藉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

名少蘊藉也索隱蘊音愠藉音才夜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通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

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

仲案王太后之女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

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集解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

陵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

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

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

出入關者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

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

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

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集解徐廣

姓大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

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

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

曰為死罪解脫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

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贖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案謂豪猾之人干預吏政故云

佐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集解徐廣曰鷲鳥後將擊必張羽毛也

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

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

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

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

矣縱廉其治放邳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索隱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

嗛之集解徐廣曰嗛音衙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集解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

方受之索隱緡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縱以為

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謂求天子聞使杜式

治以為廢格沮事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

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格音閣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

集解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為姦集解徐廣曰椎

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

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

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

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

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

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

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郡具私

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求索隱梨音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集解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按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集解徐廣曰關敗者而使之

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

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茌音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

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

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

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

為主爵都尉案漢書云與武棘軍前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

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二十三 列傳

古

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

荀彘所縛集解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為庶人所縛還免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

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畧吏苛察盜

賊惡少年投鉞集解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鉞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二

蒼音胡購告言姦置伯格長集解徐廣曰一作落古村注反音胡

設督長也索隱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

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

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攻詆下戶之猾以

焄大豪集解駟案焄音熏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

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

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

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

還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年出會稽破東越

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

丈而未有入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土說拜

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

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七

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
 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
 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
 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
 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
 未及歛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
 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
 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集解徐廣曰殷一作
 假人亦有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
 姓假者也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
 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
 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
 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
 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
 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
 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死亡復聚黨阻山川
 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沈
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曰沈沒也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
 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六

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

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集解徐廣

日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

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正義百官表云太僕屬官

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

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

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

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

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

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

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集解駟案漢書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正義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為大逆當族自

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正義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案隱地名也義縱為南陽

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

史使案邊失亡集解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

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

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集解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案隱

也次至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

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集解

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

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

集解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

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

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集解張晏曰詔書赦或不從此令十有餘歲

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

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

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集解徐廣

年為御史大夫四年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

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

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

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
 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
 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畧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
 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
 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
 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蝮鷲索隱蝮音蝮蛇屬鷲音至鷹屬以言奇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閭奉
 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
 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
 詆懷生可恃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漢書師古

只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臣照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

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

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即田甲

酷吏列傳案牘案牘案牘之人干賦吏如淳云

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
吏爲理也○臣照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
治公務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令之
把持官吏也○臣照按云豈爲吏請神賦之母姓富
矣之旁郡國梨球○凌稚隆曰梨球漢書作追求賈人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
葬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
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
史温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按温舒未嘗免作爲字

史是張湯死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卽此時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

臣照

按遷身被腐刑受酷吏之

害又諸酷吏皆武帝意所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
非正辭也

吏為理也

治公務以

把持官也

失之方部

非五籍也

書又謂謂吏者左帝意視向好采其文對簡者自明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耳考證黃其操意唱此辨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耳考證黃其操意唱此辨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大宛之跡

正義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

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宛音苑又于袁反見自張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騫張騫漢中人索隱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

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氏音支按在涼甘肅瓜沙

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以其頭為飲器集解韋昭曰

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

曰飲酒器也正義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

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

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

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更經也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

索隱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甘父字

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畧甘字或甘其姓號也

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謂道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

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

中益寬騫因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

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

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

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索隱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發導謂發驛

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抵至也居其尼反括

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

長安萬一千里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集解徐廣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日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既臣大夏而居

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地肥饒少寇

作君也正義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

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

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

于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于文字為疏者

也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

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

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欲從羌中歸正義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集解徐廣曰左谷蠡王

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堂邑父騫

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

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

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

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

索隱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馬汗血其先天馬

子也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

號曰天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

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

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

集解徐廣曰漢紀曰拘

扞采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采也則拘彌與扞采同是一名也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

正義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

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洶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

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

出焉 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

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洶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洶澤即鹽澤也

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 多玉石

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 正義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 邑有城郭臨鹽

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

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 集解徐廣曰不土著 隨畜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

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

奴

奄蔡 正義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畧云西與大

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 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

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

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

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

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間

正義初月氏居敦煌

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

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

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

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干羅國九百六十里

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

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効王面焉

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

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

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

面案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

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

爲書記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案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五

行今南方林邑之徒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
 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
 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鞞在
 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
 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
 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
 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晶為壁人民多巧能
 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
 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舄海中斯調州
 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中齊數匹
 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
 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間門樹皮也括地
 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
 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畧云大秦在安
 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
 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至二歲其公私宮室為
 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
 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
 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
 羊羔自然生於土中侯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為獸所食

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
 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
 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在大秦南人纔三
 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
 穴居也

條枝索隱漢書作犁鞞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
 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
 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鴉鷹
 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
善眩集解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顏云今吞
 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安息長老**

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魏畧云弱水
 在大秦西玄中記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此弱水西王母既至安有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

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集解徐廣曰身或作崑又作訖索隱

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

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

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

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鈆西與大秦通

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

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

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

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

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

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毘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

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

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

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

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七

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生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北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正義邛都

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

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

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臨大水焉

正義大

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

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

集解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

又無寇天子既聞大

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

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

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正義言重重九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

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犍其連反犍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

千餘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驄出冉出徙集解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李奇

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茂州出邛僰正義僰蒲北

向州等冉驄之地在戎州西北也正義反徙在嘉州

邛今邛州僰今雅州正義皆各行一六千里其北方閉氏笮

皆在戎州西南也正義又定笮縣正義氏今戎州及武等

縣屬越嵩音昨案南越破後殺笮侯作笮都為沈黎郡

州也笮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正義南方閉嵩昆明正義

也皆在戎州西南正義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

集解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而蜀

西有滇越越嵩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嵩滇等名也

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

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

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

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

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

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

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

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

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匈奴列傳

九

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

匈奴中聞烏孫王好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

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漢書父名難辨靡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

烏嗛肉蜚其上集解徐廣曰讀嗛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嗛字索隱

亦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

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

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

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

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夫攻今單于新因

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

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

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

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

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

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

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

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

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

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

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
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
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
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
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
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
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
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
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及諸旁國烏
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

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

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

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

來集解晉灼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集解

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案其後使往

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集解如淳曰質誠信也

稱其意以諭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集解徐廣曰

意義亦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

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

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

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集解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

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

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

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

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

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

夏

集解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

輩出此初郡

集解初郡謂越嶲汶山等郡也

抵大夏皆

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

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

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

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萬人而

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

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

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

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

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
 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
 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
 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
 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集解
日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度漢兵遠不能
日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
 樓蘭姑師小國耳集解徐廣曰日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
 尤甚集解徐廣曰恢亦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

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
 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
 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還封破奴為浞野侯集解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集解徐廣曰數
 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
 封恢為浩侯集解徐廣曰捕得車師於是酒泉列亭鄣
 至玉門矣集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韋昭又
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
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遣宗室女江都翁主集解駟案漢書往妻烏孫烏孫王
 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匈奴傳

三

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

索隱韋昭云眩人變化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犬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

集解贊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

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
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
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買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集解徐廣曰多作錢
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
於天子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

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
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

敗集解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

草正義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
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
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
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
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
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
蓋魍魎魍魎也

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

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

如淳曰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

罵詈集解

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
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
人疆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
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
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
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
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集解徐軍
封一年坐使酒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集解徐軍
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日恢先受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
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

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此至郁成士至
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
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
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
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
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
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
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集解徐廣曰太初二
萬騎擊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
奴不還也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集解晉灼曰易輕為外國笑

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

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

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

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

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

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益發戍甲卒十八

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集解如淳曰立

或曰置二部都正義音謫張晏云吏而發天下七科適

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太父母有籍壻及

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

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

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

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

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

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

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

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

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

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

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

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
貳師約曰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
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
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
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母
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
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
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
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

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

蔡隱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

葛

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

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
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
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
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
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
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聞漢已被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

集解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

四人相謂曰郁成

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
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
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
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
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
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
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
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
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

爲新時候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
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駟案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集解徐廣曰奮行者及以
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
日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
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

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
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
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
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

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

集解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

集解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也

西至鹽水往往有

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

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

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集解

鄧展曰漢以窮河源于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于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于崑崙也索隱惡音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寘于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

耳然其實出于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寘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並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索隱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

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効失之矣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突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葱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亭驛

亭驛者西人開內向慈無窮也思則難辨
索驛者贊曰大宛之使云因軒望故突可賦或應再
驛長關言不可言也本不煩言者亦謂山

孫山新鑿河有餘水煩言之也

禹貢谷五舉耳
中國傾山嶽並
對言六州山川尚書設之矣至禹本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傳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大宛列傳為發導驛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導驛二字

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

臣而為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

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

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少從

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

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

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
然也情也夫古之於水也其美也其美也其美也
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
空升作宀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臣照按兩空字或作宀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
宀字耳水宀猶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
期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
大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
史紀者歟百一十二卷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其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之

集解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

正義言文之敝小人以

而俠以武

犯禁二者皆譏

正義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

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

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

功名則見記於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

人也集解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索隱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

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

獨坐而絃歌也索隱厭飽也於艷反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

亡死生矣索隱阨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

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

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尙困於棘津解

徐廣曰在廣川正義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

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

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

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

有德索隱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

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

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

濟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

索隱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

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

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

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

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

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

得而聞已近世延陵

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

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孟嘗春申平原信陵

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

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祇名聲施於天下

索隱

施音以

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索隱

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

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

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欺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集解徐廣曰音雖駟

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

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案季布為漢所購求

朱家以布髡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

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

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

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少年之戲

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

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

瞞氏索隱瞞音閑案陳周庸索隱陳國人亦以豪聞景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

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集解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類

千秋也索隱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

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

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

四

少時陰賊案隱以內心忍害案謂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

報仇藏命作姦案謂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

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

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案

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

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

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案隱負與人飲使之嚼案解徐

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

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

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集解徐廣罪

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

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

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

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案隱案謂吾心中所

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集解如淳曰

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

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

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

音朔數頻也謂頻免

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

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

乾隆四年校刊

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

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

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

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漢書作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

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

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集解如淳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

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案訾不

上為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

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

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

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

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

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

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集解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故城

在同州韓城縣南身至臨晉正義故城在同州臨晉籍

少公素不知解解旨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

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集解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集解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

九

東陽田君孺索隱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

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索隱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

羽公子索隱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

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集解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

惟用榮名為飾表則於戲惜哉稱譽無極也既盡也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更偉哉翁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

七

伯人貌

榮名

為谷蘇曰人

天不無賢與

大史公曰善

此益胡

陳公子

西首

景東

全

史記卷百二十四

書

史記卷百二十四考證

游俠列傳○臣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

且霍觀佞幸傳之闌入衛霍可見此言儒不如俠其所

為儒即指公孫輩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亦不達其旨矣計之卦皆因王昔賤過謀外上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大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

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有丁曰

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也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

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

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非歟若公望人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然關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臣照史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登殿漢淮南太守

善而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師于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人限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北宮

閔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

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

幸孝惠時有閔孺

水之曰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善而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師于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人限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北宮

閔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

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

幸孝惠時有閔孺

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

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鷄貝帶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

許慎云鷄鷄鷲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鷄

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傳脂粉索隱傳化

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

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

伯子正義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

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集解徐廣曰後屬犍為以濯船為黃頭郎集解

徐廣曰着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

其郎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

從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隱覺音教正義括地志云漸臺

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

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

說焉索隱漢書云上曰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

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

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

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

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

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正義錢譜云文

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

嗜吮之索隱嗜音任格反吮音仕克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嗜

癰嗜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嗜吮之心慙由

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

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

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集解韋昭曰景帝姊也

索隱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沒入以充贓也一簪

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謂公主令竟人假與衣食

不得名一錢索隱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

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

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

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

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集解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

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

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

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媯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媯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媯索隱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嗾媯集解徐廣曰嗾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媯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賜媯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媯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說音悅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集解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媯也集解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集解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傳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

太
前論

曰其若愛曾之報願于罪之亦足以贖罪人劫

林翁自欺

之案然不呈獲也當青雲去燕亦以伏翅貴幸然賦用

或傾會精致幸具策也自是之餘內將變也大武伏風

坐事季與中人論

誠也

庶乎剛二千石旧朝商遺書與土月

幸善承意故大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佞幸列傳文帝說焉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說之

○臣照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

之辭索隱臆增之也

文帝崩景帝立○史通日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

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

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

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

可笑

何笑

禽中爾不氏其然為向不否同索則向黃日非爾又
豈於常人氏不耳豈於爾也出之豈於日之爾豈
豈於豈豈爾不氏其然為向不否同索則向黃日非爾又
豈於常人氏不耳豈於爾也出之豈於日之爾豈

文帝崩景帝立不言文帝
之籍索則爾也出

○
對幸限對文帝年無索則其書云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史記卷一百五十六

漢式古莫太賴郭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豈不大
索隱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

是說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

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

猶其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

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下平其詞一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五十六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

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

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案隱髡音苦魂反贅婿女之夫也此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

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

之時喜隱案隱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

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

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

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

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

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

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

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案索訓盡言冠纓盡

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

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

案隱案謂為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集解徐廣

田求福穰日篝籠也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

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

之區得滿篝籠也汗邪滿車集解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案隱即下田之中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三十六

列傳

薪可滿車義汗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

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

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

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

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

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

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

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

鞞鞞鞞徐廣曰希收衣裏也裏衿也鞞臂捍也音溝鞞曲也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反謂收袖也

不過三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

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

眙不禁集解徐廣曰眙吐餽反直視貌索隱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餽反又丑二反前有墮

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案上

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

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

髡而送客集解徐廣曰一本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

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

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

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

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

為椁榱楓豫章為題湊集解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榱頻縣

反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

其後集解案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

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

畜葬之以壠竈為椁索隱皇覽亦說此事以壠竈為礮突也銅歷為棺索隱

歷即釜齋以薑棗索隱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肩桂與薑以灑諸上而

也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

皇覽云火送之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

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

索隱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 卽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集解駟案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名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集解徐廣曰在固始 正義

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邱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如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奪也

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

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御大呼曰

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圍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

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

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

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

卒應劭曰漆之帝曰漆也漆之下以類其母漆也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蓋此等事皆出於一時之偶也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

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

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

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

侯母

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

常養帝

正義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

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

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皂五十匹賜

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

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

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

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

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

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

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

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

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

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

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諧之者

謂武帝罰

也百五凡用三十奏獻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對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

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

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

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

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百官

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徼各皆總

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

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

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

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

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

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

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

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

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

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

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

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

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

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

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案謂

朔設詞對之即下文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

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

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

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

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

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在

西北二十里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索隱重音逐龍

長安故城下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

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

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

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

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騶

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遠方當來歸義而

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

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

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

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

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

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集解徐廣曰衛青

傳日子夫之弟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

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

乾隆四年校刊

東郭先生傳 卷之二十六 列傳

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

事集解徐廣曰衛青傳云甯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

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

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

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

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

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

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

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

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

綬集解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

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集解徐廣

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

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

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

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

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

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

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
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

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言髡又說死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皆畧同而事異殆相涉

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

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

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

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

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

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

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人賦之其土氣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案隱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

時此褚先生記謬耳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

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

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

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

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

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

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北海

正義今青州

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

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

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
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
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
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
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
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
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

正義今相州縣也

豹往到鄴會長

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

正義河伯華陽潼鄉

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

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

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

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

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

張緹絳帷

正義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

女居其中為具

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

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

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

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

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
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
老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
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
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
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
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
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爲入報
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媼
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媼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

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
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媼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

西門豹簪筆磬折

正義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
插在冠前謂之爲筆言插筆備禮

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
石凡十二片樹在虞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
人腰側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

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
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
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
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

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

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

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今吾為臣皆非西門

豹之為人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

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

魏賦云西門溉其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

前史起濯其後也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

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

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

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

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

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

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

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

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

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集解駟案魏文帝問羣臣三不

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

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

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

等以為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仰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思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察隱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與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

人○黃氏曰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

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為淳於髡說齊威果孰

是孰非耶而各甚惡博人異泉而越人計難何其自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

時淳於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

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

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

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其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禳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不謂之請於地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書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凌稚隆

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齊文學家

三



